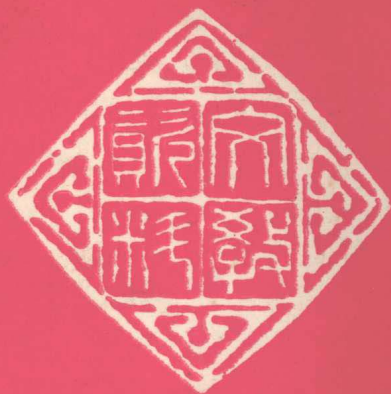


文教资料



柳亚子佚诗十一首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少年时代

《刘申叔先生遗书》外佚作一组

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

凌叔华海外作品小辑

《高邮王氏学研究论丛》序言

世界新兴学科发展年表

1987

5

文教资料

(双月刊)

5

1987

(总第173期)

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谜

李 鏞 (3)

附：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

王瑞丰 (5)

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

柳无忌 (9)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重印说明

蒯斯曛 (13)

柳亚子佚诗十一首

周洪宇 (14)

秋石女士传

柳亚子 (23)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少年时代

邹 霆 (26)

杨宪益从英伦归来

车 薪 (47)

杨宪益年谱

邹 霆 (55)

《刘申叔先生遗书》外佚作一组

万 易 整理 (62)

刘师培出卖张恭时间小考

经盛鸿 (79)

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

钱锺之 整理 (81)

凌叔华作品掇录琐记

陈子善 辑 (94)

凌叔华海外作品小辑

《爱山庐梦影》自序	(96)
新加坡版《凌叔华选集》后记	(97)
台湾版《凌叔华小说集》序	(100)
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	(101)
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	(106)
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	郑丽园 (113)

《高邮王氏学研究论丛》序言	徐 复 (129)
魏泰不作伪书考	秦襄明 (131)
史震林生卒年小考	陈敏杰 (112)
• 书讯 •	
《三礼名物通释》出版	(61)

控制文献述略	张建平 (137)
微型计算机编制诗词索引的尝试	倪 波 杨晓骏 (141)
世界新兴学科发展年表	季忠民 (145)
• 简讯 •	
全国高校《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教学研讨会召开	(12)

◁ 十月五日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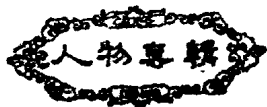
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谜

李 楠

编者按 今年5月28日是柳亚子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本刊特编发这组资料，以表纪念。本刊曾于1984年第1期（总第115期）刊发过柳亚子研究资料，主要有：茅盾论柳亚子、柳亚子《礼蓉招桂兕级语》、沈晒之《续礼蓉招桂兕级语》等，请参阅。

革命家、诗人柳亚子又是南明史学者。他对南明史的深入研究始于1939夏天，时在上海，以后在香港、桂林，又从事这一方面的著述。1940年柳亚子离沪赴港。不幸的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九龙，12月9日柳老一家仓促出走，柯士甸道107号寓所书斋“羿楼”珍藏的南明史文稿书籍均未及携出。柳亚子辗转抵达桂林后，根据传闻和报导，得悉“羿楼”已成侵略者巢穴，珍藏书籍文稿都被焚毁，感到万分惋惜和痛心，曾撰《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等文，说珍藏的南明文稿书籍“在港变中完全丢掉了。在我这真是生命以外最大的损失。”“‘羿楼’藏书的损失，对于我是一个不可磨灭不可回复的创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82年柳无忌教授发现了王瑞丰《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一文，感到十分兴奋和高兴。据王氏述，1942年他在香港曾设法从“羿楼”取出并保藏了柳亚子的南明史文稿和一批史籍。1982年5月11日柳无忌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乐观地期待书稿的复出，盼望在香港、上海、山东找到寻书线索和王瑞丰或其亲友的消息。笔者1982年以来，利用外出治病和业余时间，



在沪宁等地查访资料和线索，找到了王瑞丰的亲属和友人。

王瑞丰，原名念忱，笔名有王今心、天然楼主、红脸汉等，山东周村人。20年代毕业于济南山东省立工艺美专，擅长国画。1933年，曾与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热河省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曾出版过《蒙荒万里》等书。解放后，在上海从事美术创作。十年浩劫，备受迫害，1975年不幸病逝于曲阜乡间。

1938—1942年底，王瑞丰只身寄寓香港，同友人合办华义行、华信行，经营中药等。王氏对柳亚子南明史研究甚为关注，太平洋战争前，曾托好友范长江夫妇，拜请柳亚子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他从八木处得到柳亚子的旧藏南明史料，又加意保护。1942年底，王瑞丰思乡心切，决意北返，将上述史料和傢什，存放在孙隆吉处。孙隆吉，陕西三原人。曾任天津海关公署督办，1938年后寓居香港。孙接手藏书，亦备加爱护。

王瑞丰在《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中说：“盼望早得原璧归赵。”这一美好愿望，在柳亚子1947年10月再度赴港小住时，得以实现。王氏长子王世然回忆说：“我家抗战胜利前后由济南迁上海居住。家父收藏柳亚子的史稿，家人是知道的，但老人从未把书带回上海。1947年后我父亲因公务及私事多次赴港。他和孙隆吉在香港亲手将书还给了柳亚子。”柳无忌《柳亚子年谱》云：1949年2月柳亚子“离港时，乔木‘管制得特别厉害，片纸只字不许带’。所有留港书籍衣服，嗣后均由华商报社装箱，以香港交通银行徐文烈名义托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139页）又据柳无忌教授来函说，经查北京图书馆藏南明史书目录，可以初步断定，柳亚子已将这些珍籍捐赠该馆。如该馆所藏《夏太史遗稿》（一册）上有柳亚子如下题字：“……太平洋劫后，一本落倭人手，山东王念忱为仗义索回，仍归赵璧，今拟付之北平图书馆。此本仍为羿楼宝镶焉。一九四九年四月亚子。”柳亚子先生的题字，足以证明王瑞丰的护书功绩。

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

王瑞丰

柳亚子于中日事变后，留居上海租界，自颜其庐曰“活埋”，从此就埋首从事于南明史料的研究。后来，租界的势力，渐渐如冰雪般的消失，“埋”也无法“埋”了，遂又乘桴浮于海，寄足香港，我记得在他自撰年谱里，曾记载着，那大概是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吧，先住在九龙经诗台，后又移于柯士甸道111号（按：据柳无忌《柳亚子年谱》应为107号）的二楼，与许世英、杜月笙为左右邻，在这段时期里，他除了有时写写文章、吟吟诗外，大部分精力都花到南明史料的工作上。

1941年11月，他在《大风》月刊上，曾发表一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同时在茅盾主编的《笔谈》上，他也提到关于南明史料工作的话，一时文坛权威对他在史学上致力之勤，备极赞扬。

12月8号，香港战争在一般人的睡梦中爆发了，住九龙的自然格外吃惊，尤其是所谓“前进”的文化人，一时摸不清头绪，只慌手慌脚的忙着逃命，身外之物，当然不能顾及了。其中如范长江夫妇，离九龙时必需的衣服都没能带走，连他先一天还系在腰里并且最心爱的一条牛筋腰带也遗弃在床头的小茶几上——住尖沙嘴一家白俄公寓的三楼。由此推想到柳亚子，既在同样情形中逃走的，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历年来心血的结晶——南明史料，竟抛之一旦。在当时或不觉得怎样，时过境迁，回想起来，自亦不免有所惋惜了。可是天下事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这批作品同很多有关书籍，任谁也想不到大战中屡易藏主之后，仍安然无恙，更在一个故事化的经过中重整卷帙，妥为收藏起来。事

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柳氏寄寓的楼房，在战争进行中，听说就住过几次军队，迨战争结束，又作了民政部情报班班长的官邸。班长黑木清行在民国25年间曾任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参议，同那时代里的军政界人交往的很多。香港战后，他由台湾初到香港时，因受某少将之托，向各处探询《大公报》张季鸾先生的下落（不知其先一年作古），因而我在他的旧友、我的同乡家里认识了他。他又有一口十分道地还带点天津口音的中国话，谈论起来，连我这拙口笨舌的山东人，也得甘拜下风。基于这点，彼此初交就加上了许多方便，在当时普遍感到困难的“吃”与“行”上，我们几家都因而得到了特殊待遇。

有一次，他招呼我们到那里吃晚饭，我除在客厅里欣赏了几幅油画外，更在靠近的小屋里一只玻璃书橱上面，发现了双青楼馆主（何香凝）画给非杞的一幅梅花，下边有柳亚子的题诗，当时我便意识到这便是柳亚子的书斋了。——我与柳氏素昧生平，只由沈谱女士（范长江夫人）代求在纪念册上题过一首诗，在战争中也丢失了。——书橱里摆列着重重迭迭的书籍，想当时被重视的南明史料，必在其中。一时心急的我就要动手，但一转念，同黑木班长毕竟是个初交，又当那个时候，只有可望而不可及了。就从那时起，藏在心里的一点焦急，折磨的坐卧不安，甚至形之梦寐。一天晚上，在同乡家里又会见了，我几次要开口，但终是面红耳热的自己拦阻了自己。后来，还是幸亏了一位辛子女士，先从那里拿给我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并一再加添我的勇气。过了一天，我才专为这事去拜访黑木班长。话从很远的地方，渐渐吐露此意，黑木班长不待细思，便微笑着对我说：“可拿一部分看看。”我除了对他这点雅量表示感激外，当时心里真有一种“标梅始嫁，白发登科”的愉快。

这次取来的，均为柳氏所著南明史稿，计有《吴易传初稿》

一册全（文言体廿九年八月写成的）、《吴日生传》一册全（文言体廿九年八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一册全（修订本）、《吴易传》一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一册全（1940年10月29日夜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一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一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七册。

过了不久，黑木忽地发了神经病，辞官之后，跑向一个远的地方去了。房子就由他的至亲八木田留守。还有同黑木交往不久的一位女友张莉莉也住在那里。张莉莉是香港著名的交际花，渐渐闹的门庭若市。八木看她太不象样，同她吵过几次嘴，最可恶的，是她认为不需要的东西就拿去随便送人。我知道就有不相干的人，从她手里拿去了书籍字画。一天，八木满腹牢骚跑到我家，很诚意地对我说：“王先生，请您快把我那里的书籍都拿来吧。不然，她今天送人，明天送人，更没有淘成了。”当下不敢怠慢，就同八木一路去了。在张莉莉怒目之下，检出了与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掘载而归。详细检点后，有下列各种：

《南明史料书目稿本》一册（有廿九年六月九日后记二则），《补遗》第一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二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三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表合订本》一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廿九年七月廿三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

又足本《南疆逸史》八册全。第一册为纪略一至四全。第二至第八册，为列传一至五十二。附杨跋十二首。按他廿九年九月十三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十四日，合诸抄写时期，

共为三十四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

《夏太史遗稿》一册全（从旧抄本移录，有卅年九月十七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二册全（从旧抄本移录，有卅年六月廿八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

《南疆绎史》七册（卷首至卷二十终）、《海东逸史》一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一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一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

《圣安纪事》一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七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题淝水奈村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廿二年五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南明史纲》散稿一束，一至六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欠缺。只是《随笔》一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收藏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这话，是民国卅一年的春天，香港物价还算便宜，只花了几十元军票，订制了几套夹板，并就柳氏所题书名分别摩刻在上面，倒也装潢的很美观。只是书未到手时，虽寝食不忘的害着单思病，既已如愿以偿，反觉得是条沉重的担子，因为自身还在飘泊，正不知作何究竟，对这些饥不能食、渴不能饮、走又不能带的笨东西，终是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直至离香港的前几天，才毅然决然的同我一部份家私，存放在一位知己的朋友家里。最

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

柳无忌

南明史料书籍并未化灰

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收藏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他在桂林时（1942至1943年），曾写了两篇文章：《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与《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在《文学创作》（熊佛西编）上陆续发表，后来收入他的《怀旧集》。在第一篇文章内，他写道：“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因此，他感慨地引了龚定庵的两句诗：“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

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1942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的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摩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

九龙柯士甸道的住屋

事情是这样的：据王瑞丰撰《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所近来信，关于这项书籍的消息，还有“请勿为念”的字句。我记得在杂志中曾见到有柳亚子在澳门的消息。我固然盼望早得原璧归赵，俾著作者继续完成这部工作，不然的话，为研究史学者保存这点资料，也不算毫无意义的吧。

（原载1944年9月16日上海《古今半月刊》第55期）

云，这一批文书在战争中“屡易藏主之后，仍安然无恙，更在一个故事化的经过中重整卷帙，妥为收藏起来”。原来，柳亚子在九龙柯士甸道租住的房子（107号2楼，王文作111号），在战争进行时曾住过几次日本军队，战事结束后，作为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

此时，山东人王瑞丰，与说中国话带天津口音、从前是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黑木，交了朋友。王瑞丰大概是新闻界人，因为黑木去找他，是为打听《大公报》张季鸾的消息，不知张氏已先一年作古。有一次，王瑞丰被邀去黑木的官邸（即当时为日本情报窝窟的羿楼）去吃晚饭，发现在客厅旁一间小室内，有一个满装书籍的玻璃书橱，上有双清馆主（何香凝）为柳非杞画的一幅梅花，下面有柳亚子题诗，因此，“意味”到这原是柳亚子的书斋。我想，这是睡房兼书室，柳非杞（并非本家）此时在重庆侨务委员会工作，这幅画可能是家父请廖夫人绘成后而尚未有便人带渝，因此与书橱内的南明史料一同沦陷在九龙。

交际花将书籍随便送人

为了这个发现，据王瑞丰自己的叙述，他心头焦急万分，“坐卧不安，甚至形之梦寐”，专心设法，要把这一批珍贵的文稿拿出去收藏起来。某天，有一位辛子女士，先从黑木那里拿给他一份稿件，却是柳亚子自撰年谱。这更增强了他向黑木提出这个请求的决心。机会来到了，黑木当然不在乎这些中国人的东西，一口答应，让他先“拿一部分看看”。这一部分就是柳亚子所著的南明史稿，包括以文言及白话写的南明人物传，如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易（日生）传，吴志葵传，杨娥传等，此后，事情变得更为传奇化了。黑木在昔日的羿楼住不多久，在冥冥中中了后羿的神箭（这神话是我加上去的），忽然发起神经病来，离开港地，房子由他的至亲八木田代为管理。可是，这时候，羿楼中还住着一位香港著名的交际花、与黑木有“交往”的张莉莉，黑

木走后，她那里热闹得“门庭如市”。那位交际花颇慷慨，把她认为不值钱的东西，如书籍字画，随便送人。这样，八木着急了，走去告诉王瑞丰，叫他把那里的书籍一并搬去。对于王瑞丰，这当然是求之不得。在八木的协助，与张莉莉“怒目之下”，王氏把羿楼中与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悉数“捆载而归”。

存放在知己朋友处

王瑞丰在文内列举了好几种书稿，内有柳亚子以20日抄写，14日校勘完毕，有十数万言的清初温睿临著的《南疆逸史》（足本，56卷）。关于此书，柳亚子在《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中，这样写着：“56卷本则是我离开上海以前从西谛先生（郑振铎）那儿借来亲自抄写的，还费了我20天废寝忘餐的代价呢。现在，这两个本子（另一部为上海国光书局排印的44卷本）当然都毁灭了。”那里知道，当柳亚子在桂林写这篇文章时（1942年12月），这些书都尚安全地存在香港呢！南明史料以外，王瑞丰还获得残余的半本“随笔”（另一半被“应急需”时撕去），不知是否即是曾在《笔谈》半月刊（茅盾主编，香港出版）上发表的《羿楼日札》？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情。

王瑞丰把柳亚子所藏的这些南明史籍捆载回家后，如前面所说的，还花了几十元的日本军票，购制夹板，把它们整理装潢起来。

此后，他离开香港。无法带走这些沉重的书，临行时把它们存在一位“知己的朋友”家里。

隔了一、二年，在写这篇文章前，他曾从这位友人处得知这一批书籍仍安全在港的消息。

乐观期待书稿可能出现

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

据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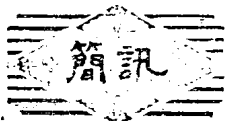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收藏史料，并盼望“原璧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章，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1942—1982亦不过40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

1982年4月27日美国加州孟乐公寓

（原载1982年5月9日香港《大公报》）

全国高校《文献检索与利用》课 教学研讨会召开



全国高校《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教学研讨会7月6日至10日在哈尔滨市召开，这是1983年以来三次研讨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到会代表有177人。提交会议交流的论文90余篇。这次会议是对四年来《文检索与利用》课教学成绩的检阅和经验交流。会议还组织了观摩教学、教材展览、机检演示等多种活动。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在高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只有短短的三四年，但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增强学生获取知识情报的意识，因而受到学生欢迎。几年来开课面逐步扩大，听课人数不断增加，编出了不同专业使用的教材和教学用书，建立了有一定水平的师资队伍。但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会议也讨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会议提出保证质量，稳定发展，进一步扩大开课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持发展势头，增加听课人数，开展不同层次教学。会议还就如何加强课程建设、改善教学条件提出了具体意见。（弓）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重印说明

—— 蒯 斯 曈 ——

柳亚子先生曾于1932到1937年担任过上海市通志馆的馆长，《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是该馆在1933年第2季度到1935年第1季度这两年期间出版的季刊。

柳亚子先生在应允就任馆长之前，提出过三个条件：（一）人员任用和编纂方针不受外界干扰；（二）通志稿须用语体文编写，且是系统的研究工作的成果，不能象旧的地方志那样仅仅堆砌材料；（三）古今纪年一律使用公元，而以我国当时通用的纪年附注在公元之下。这三条体现了亚子先生对在当时形势下编纂通志的革命性见解。亚子先生的条件得到同意后，上海市通志馆于1932年7月15日开馆。亚子先生确定通志共分25编。所有编纂，包括两个馆外特约编纂在内，均由编辑部主任徐蔚南先生提名，经亚子先生同意后加以任用，一人分担一编的编纂工作，因人数不及编数之半，于是连编辑部主任也参加编纂。亚子先生严格督促编写工作的进行和编纂方针的贯彻。所有稿子他无不亲自审阅，有意见就率直提出。他特别强调要站稳民族立场，要掌握充分的史料。他谆谆告诫：切勿以所谓客观为借口，堕入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主观，切勿主观臆断，空发议论。他审稿严格而郑重，不厌其烦地反复探究，务求历史事实比较详实可信，虽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曾有一个特约编纂，因所写稿子接连被否定，而被解除了任用关系。亚子先生的这种谨慎严肃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秉公果断的处事态度，给了编纂们以极大的教育，使他们积极地投入了工作。在通志馆成立不到一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第1年第1期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

《期刊》是为了征求意见和征集史料的目的而出版的。所发表的，都是通志各编的初稿。沿革、地文、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外交、金融、学艺、社会事业等9编发表的初稿较多；工业及教育两编各发表一篇。其中公共租界编的7篇曾于1980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入《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一书。法租界编是由特约编纂担任编写工作的。

《期刊》不付稿酬，每期印数不过500本左右，但因为是非卖品，并无销售收入，排印所费已非经费拮据的通志馆所能长期负担，终于不得不在出满两年后停刊。到1937年初，通志已有数编完稿，沿革和公共租界两编并已先行发排，但不久抗战爆发，通志馆解散，通志的出版于是停止进行。

柳亚子佚诗十一首

周洪宇

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武汉参事室参事曹美成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兼革命文物收藏家。曹先生藏有一册柳亚子先生赠与的《黄初嗣响集》。该锦册内收有柳亚子先生诗二十一首，跋语九则；其中十一首诗系亚老在抗战胜利前后所作，现行于世的《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柳亚子诗词选》（柳无非、柳无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和《柳亚子诗选》（徐文烈笺，刘斯翰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均未见载。这些诗作虽多系亚老致曹美成及夫人桂华珍的酬赠之作，但字里行间仍奔涌翻腾着时代的风云。

《黄初嗣响集》的收藏者曹美成，字勉功，湖北武昌人，旧时武汉著名工商业“曹祥泰”的后裔。曹美成虽出身于富豪之家，却对经济之途毫无兴趣，一心追求学问之事，尤喜与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相结交，倾向进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抗战爆发后，日寇铁蹄大举南侵，他随家避难至香港。1941年，他在香港“羿楼”拜识此

上海书店继去年重印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同人组成的“上海通社”所编写的《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集》之后，现在又重印出版这8本《期刊》，目的在于想以过去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成果介绍给研究上海历史和对上海历史饶有兴趣的读者。这些文章写于50年前，难免有不尽妥善甚至失误之处，但我们相信，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值此重印之际，特将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有关情况附记于此。

（原载《古旧书讯》1987年第3期，上海书店出版部编印）

时也在港避难的柳亚子先生，从此执弟子礼甚恭，深为亚老所器重，亚老先后多次赠诗与他。因柳诗所作并非一时，且散载多处，不易收藏，曹美成、桂华珍遂于1950年年底离京返汉前，专程赴亚老寓所，请亚老将这些旧作汇集一处，重加订正，并在新制的锦册上将之再书一通。亚老欣然答应，连夜挑灯订正旧作，又添加九则跋语和新作送行四首。亚老在集末的一段跋语中写道：

“勉功伉俪决于一九五〇年大除夕返武昌。临行前三夕，诣余紫禁城西畔北长街旅邸上天下地之庐，出锦册索书执贄以来赠别言情之作共十七首，余心苦之，而感其纯挚，弗忍却也。既为染翰，复成新作送行四截句，几于曲终奏雅矣。贤母艾太夫人迄今犹未营葬，余力促之，颇冀明年秋冬之交，漫游昆明、成渝，而以武汉为起点，将展太夫人之墓，观余所撰书碑文焉。勉功、华珍夫妇皆诚恇人，其慨然一诺欤，则余以勉功夫妇为东道主矣。十二月廿九夜亚子。”书毕，亚老又在锦册封面题名《黄初嗣响集》。“黄初”是三国时魏文帝的年号。“黄初”为“建安”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兴旺期。因美成姓曹，亚老遂题此名。

现介绍十一首佚诗。

一、寄曹美成曲江（1942年桂林）

论交遍湖海，晚乃识曹生。颇有如兰契，宁烦日月盟。

仓皇九龙别，辛苦桂林行。暂遣韶州去，期君学业成。

勉功曹生，今之笃行君子也。去岁在港谒余于羿楼，求为其贤母艾太夫人铭墓，执礼甚恭。太平洋战起，倭寇内犯，仓皇离散。余自海陆丰道曲江、衡阳入桂，勉功则渡广州湾间关诣渝州，旋走坪石，音讯久隔，月前余在桂林，不远千里，亲来存讯，其意气勤勤恳恳，有非流俗人所能者。既别，去书来乞留纪念，诗以勖之。一九四二年冬亚子在漓江，勉功在曲江也。

笺注： 这首诗和跋语已将柳亚子与曹美成结识的经过以及写作该诗的原由交代得非常清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跋语中提到的曹美成向柳亚子“求为其贤母艾太夫人铭墓”之事。1941年，亚老寓居在九龙柯士甸道107号二楼。他将寓所命名曰“羿楼”。曹美成仰慕亚老的文坛盛名，更钦佩亚老的民族气节，遂登门拜访了亚老，并恳求亚老为新近去世的曹母艾太夫人写篇铭文。当时，亚老“心重其人，立援笔起草。美成复奉宣纸界乌 悬 阑 乞 书，书未就而乱作，苍黄离散。”（柳亚子：《曹母艾太君墓碑铭》后记）直到1942年冬天，亚老历尽千辛万 苦，在 中 国 共 产 党 东 江 纵 队 的 护 送 下，转徙到达桂林后，才得以抽空写了一篇《曹母艾太君墓碑铭》，了却一桩心愿。该墓碑铭不过五百余字，文笔洗炼，古朴典雅，寓奇兀于平淡之中，寄深情于写实之内，波澜起伏，耐人寻味，堪称佳构，后发表于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五期上（1943年2月15日出版），现录如下：

曹母艾太君墓碑铭

曹母艾太君，湖北武汉人，曹翁云阶德配，而吾友美成之贤母也。诞自德门，生有懿行。年二十，归曹翁，于养亲持家之嫩，靡纤毫弗备者。初生子美藻，幼殇，继乃育美成，爱之慕甚，即望之慕切。世俗妇女之称母教也，喜严琐碎细节，话言繁于牛毛，于大体则懵焉无睹。太君独弗然，其诲美成，不为苛缚，惟重名检。方美成髫龄时，游曹翁经营之市肆，拾铜币于地，归而玩弄之，太君大不怿，责令返还原处，以为临财毋苟得之义，当如是也。既弱冠，盛暑外出，施香于巾，以辟秽恶，太君疑作狎邪游，复严斥之，美成辨析乃已。呜呼，利禄之污，声色之诱，天下奇男子伟丈夫，失足而不可拔者奚限，知太君之垂诚深矣！晚岁患血压过高，以放血法治之，卒弗愈。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七日歿，距生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七。子六：美藻，美成，美鼎，美浩，美鸿，美全，藻鼎并